

黑伯龙绘画艺术中的齐鲁艺术精神

张荣东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黑伯龙有齐鲁之士的豪侠慷慨之气,性情直率、朴实无华,形成了胸怀博大、淡泊名利的人格精神。从他创造的内美深蕴、充实宏大的水墨境界中,不难发现其中所熔铸的齐鲁文化之质。他的笔墨语汇雄浑大气,是齐鲁之士特有的话语方式。在黑伯龙的精神历程中,鸣虫与京剧是一个基本的背景,他的山水气质雄浑大气,很少有尘世的污浊,一切都澄明如许,状态自然、放松,有非常纯净、高洁的内在气质,表达的心绪确有虫鸣之自然生趣。黑伯龙的山水艺术为齐鲁大地所孕育,他的山水艺术能够绵延至今,持续发挥着影响力,除了缘自他自足、完善的艺术体系,还在于他对齐鲁艺术精神的深化与发扬。

关键词:黑伯龙;绘画;齐鲁;艺术精神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15)05-0057-05

谈齐鲁艺术精神,本质就是讲中国艺术精神,作为儒家学说的发源地,齐鲁之士的人世情怀是相当鲜明的,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人文忧患时常萦绕在齐鲁士子的心头,反映到艺术上,是一种负载时代的大关爱与终极关怀。但这种关爱多存在于世俗层面,中国艺术的闲适与非功利特征,使其精神归宿更近于老庄之境,也许正缘于此,使其在绘画领域出现的大师廖若星辰,引领北宋山水的一代宗师李成,寄居山东,堪为齐鲁艺术之高峰;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超过其艺术高度,在山东为官的赵孟頫、郑板桥影响了山东本土的艺术,也为山东所影响,却是外乡人;能够代表齐鲁绘画艺术高度的,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梁楷。梁楷其人其行也确有典型齐鲁之士的豪爽与淡泊,如他笔下之泼墨仙人,心无挂碍,却是一得道酒徒。他本为南宋画院的待诏,却终日饮酒,自号“梁疯子”,宁宗皇帝赐予他金带,他竟无心接受,挂在院中,飘然而去,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齐鲁艺术的精神特质是朴素、阳刚、大气的,其文化支撑是绵延千年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和”为贵,以“礼”为形式,以“天人合一”为目标,而“天人合一”也是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深厚的传统底蕴决定了齐鲁艺术的特点,齐鲁之士一方面具有深厚的人文关

怀和现实忧患意识,同时又充满创造精神,以丰富的艺术创造实现了“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的审美境界。齐鲁艺术家自远古就追求那种返朴归真状态中游于艺的艺术创作,追求“物我两忘”的“写心”境界。齐鲁地域有强烈的文化崇尚,读书致仕之风兴盛,在齐鲁大地,易于养成淳厚的君子之风。齐鲁地域的文化特质中正朴素,不事华丽,在这一点上,齐与鲁又有区别,鲁人多内敛,齐人尚奇崛,反映在艺术上,大抵如此。自然,经过千年的积淀、融合,齐鲁之内部差异已经越来越小。

齐鲁之士历来具有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以现实的人文关怀为正统,体现出宏大的精神视野与艺术高度。在黑伯龙的身上,齐鲁之士的急公好义色彩是非常强烈的,他热情好客,乐于帮助别人,有齐鲁之士的豪侠慷慨之气,性情直率、朴实无华,形成了胸怀博大、淡泊名利的人格精神。齐鲁之士对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亲近感,儒家思想的深厚浸润,对齐鲁艺术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往往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最终的精神归宿。黑伯龙的艺术表现始终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精神。他的生命一方面充满时代的阳光,另一方面又常常悠游在传统文人的情趣之中。黑伯龙接近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正统血脉,这种近乎古代士子的闲情逸致最终已经成为一种进入纯粹、自然心灵状态的途径。他对京剧等传

统艺术门类的热爱是融化在血脉之中的。齐鲁之士宽厚淳朴,乐观豁达,有英侠之风,而因之在艺术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体现了齐鲁文化的根本特点。

在审美理想上,“天人合一”是齐鲁艺术的终极审美追求,“天人合一”同时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的核心,通过绘画等艺术手段,使人的心灵能够感受天地的神秘之气,继而与之精神交流,浑然忘我,灵魂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得到净化、安妥。中国哲学的根基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神秘的交流。“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说是儒家最基本、最普遍和最一贯的思想,在这一点上,“道”与“儒”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表述不同,方向却是一致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明理学的天人相通的思想;二是汉代董仲舒的天人相类的思想。他们说的都是将人类的情感融合在自然万物中,将人类的爱憎渗透在山水中。这在山水画家体现尤为充分。黑伯龙承前贤精华,妙悟自然,形成了自由洒脱、恣肆汪洋、随意天然、旷达奔放的绘画风格。他的绘画已经突破了地域的束缚,形成了既丰厚雄浑又空灵悠远的艺术气质。而这一切,都与他的生命气质氤氲相融,都在古人“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中找到了呼应。从他创造的内美深蕴、充实宏大的水墨境界中,不难发现其中所熔铸的齐鲁文化之质。

齐鲁绘画既然是儒家血脉浑厚之地滋养产生的,它自然也有儒家的温良敦厚,中正和谐,齐鲁士子关注时代,视野广阔,体现在绘画艺术上,当是一种雄浑阳刚的浩然正气。这种浩然之气已经积淀为齐鲁之士的潜意识,辛稼轩也可为婉约之词,但豪放、雄浑才是稼轩的本质话语方式。黑伯龙的笔墨浑厚沉雄,堪为齐鲁绘画之典范。他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也惟其如此,其艺术方有了强大的生命力。齐鲁之士温厚、聪慧,干脆利落,大气中又不失灵性,与北人相比要显文气,与南人较之则显阳刚,也属于“南北兼宗”的中间地带。黑伯龙具有典型的齐鲁之士的特点,他的笔墨语汇雄浑大气,是齐鲁之士特有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不是一个单纯的技艺问题,绘画的话语方式折射着画家观察、认知世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也反映着画家的精神取向与审美趣味。山水的大气不在尺幅、题材之大,而在于内在精神之大,黑伯龙知其三昧也。

很多画家艺术语言单调乏味,不能以自我之力熔铸丰富、完善的艺术语汇。齐鲁画家似乎罕有南方画家的灵秀,有时缺少诗意的艺术感受,艺术的想

象力往往为现实所束缚,虽有李成、梁楷等大家立世,终究难有众星闪烁之观。黑伯龙堪称近代以来齐鲁山水艺术的一个奇迹。

关于齐鲁画风,近年来多有坊间人士论及,事实上,齐鲁画风之养成,并非由画家的机械聚集所能实现,更非几句口号、几次行为所能形成。画风是艺术家个体在达到相应高度后所呈现出的笔墨气象与高度完美的话语方式,这种气象是个人禀赋与后天养成的独特结晶,不可学亦难以复制,一旦进入复制与聚集,就会由艺术创造转化为艺术暴力,反而偏离艺术的本体。艺术史上画家因志趣、理想的一致而琴瑟合鸣,形成特定的风格相近的绘画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是自然的、符合艺术规律的。艺术家的创造是寂寞的事业,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个性的极度抒发。对画风的界定,也多为论者为表述方便而人为概括,这种概括虽有合理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艺术家的强烈个性,将艺术的养成与创造机制简单化、概括化。

我赞同将黑伯龙作为齐鲁绘画艺术的重要代表,但反对将其作为齐鲁画派的奠基人与旗手,因为,黑伯龙山水艺术的产生,恰恰是回归内心、回归个体、偏离群体的产物。假如他以旗手的概念去创作山水,就不会有如此纯净、如神山仙子的神品之气,我们推崇他宁静的画境,就应该尊重黑伯龙宁静的内心。一般而言,画派是后人为了表述方便而将一定地域、一定群体的画家进行梳理、总结的结果,如果缺少艺术理想的一致,艺术水准的接近,鲜明的艺术风格,画派就只具有现实的功利意义。

黑伯龙是一位典型的齐鲁仁厚之士,具有强烈的齐鲁艺术家特征,他出生于临清,成长于潍坊、济南、临清三地,后来长期定居济南,在文化地理的版图上,三地均为齐鲁文化的重镇。齐鲁文化地理的标志之物,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泰山、黄河之雄浑,是京杭运河连绵的帆影,是济南泉水的灵秀,是《聊斋》青砖深巷中神秘的衰草。黑伯龙是回族,临清的回族群落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自唐朝以后,许多波斯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沿大运河往来于各商埠。到了明代,临清已建有五座大清真寺和一处清真女寺,成为运河上重要的回民聚居地。经过历史的包容化合,他们已经成为齐鲁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共同书写着齐鲁文化的历史。

在黑伯龙所接触到的齐鲁文化地理版图上,有以临清为代表的由运河文化孕育的《金瓶梅》式的商业市井生活;有以潍坊为代表的书画传统深厚的

文化古城；有以泉水之灵秀而闻名的济南，这里是一个更富有包容性、文化视野更为宽广的城市。

在临清的文化地理中，《金瓶梅》式的城市市井生活是基本的背景，酒楼，花园，小吃，胡同交错的院落，运河两岸，有一种自唐宋绵延而来的民间意味。京剧的清韵在空气中飘浮，会通河与古运河交汇处的鳌头矶，在明清时期即是京剧上演之处，运河之畔，锣鼓起处，就有京剧的韵律贯穿了历史的烟云。山东快书、尚武之风又将其带入一种清正、朴素、略显喧嚣的市井境界，市井的喧嚣往往热闹而不浮躁，有一种安逸的宁静气息，在这样充满人间烟火的喧嚣之中，人的内心往往安妥、宁静。临清人文积淀深厚，人的生命状态普遍安逸、平和，黑家在临清属于大家族，更易养成黑伯龙雍容大度的气象。黑家在临清天桥一带，这里既有充满民族特色的清真小吃，热闹却不致喧嚣的古老街巷，也有寂静神秘、松柏掩映的清真寺。临清现存的许多建筑都在明代，深厚的历史积淀使这里散发出沧桑的意味。植于明代的五样松，历经风雨，气势雄壮，老干虬枝，令人观之而生震撼。在清真寺的古柏中，在五样松的形态中，都能感受到黑伯龙笔墨的意味。而古柏深沉静穆，古松气象阳刚，一如黑伯龙的山水画境。

潍县的气息悠长绵厚，士子云集，与临清相比，更多几分书卷气。老潍县名士倍出，黑伯龙的启蒙老师赫保真，就是潍县本土的画家。陈介祺之“万印楼”闻名海内外。郑板桥在潍县为官，则影响了本地本来已兴盛的书画之风，如今潍坊博物馆中藏有大量“扬州八怪”的作品，可见两地书画之交流，清代已经颇为频繁，这与郑板桥的关系不可谓不大。郑板桥与潍县郭家有深厚的情谊，他在卸任后还在郭家园常住数月，回到家乡，还写下“七载春风在潍县，爱看修竹郭家园，今日写来还赠郭，令人常忆旧华轩”的诗句，这种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为潍县浓郁的人文氛围、开放的艺术观念都有影响。清代以来，潍县郭、陈、丁、张四大家族皆有强烈的文化艺术取向，潍县的文化艺术，与之有割舍不断的联系。在潍县，闲来酌酒一杯，听西堂虫鸣，有文人闲适之雅趣，也有入世的精明在心头。潍县人极爱蚰蚩，黑伯龙正是在这里养成了玩蚰蚩的爱好。黑伯龙一生有大量的时间沉浸于京剧，还有更多的时间与蚰蚩为伴，心灵相通。

泉城济南则灵秀深蕴，有着深厚的传统意味，齐鲁各地的文人雅士会聚济南，形成了这个城市内敛、包容的特性。济南是一个极合于儒家之道的城市，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春色半城湖”，城市山环水绕，泉水明澈，垂柳依依，类于江南。济南泉水丰沛，水质清澈幽深，极具灵性。其民风淳朴，居民淡泊安宁，很少有喧嚣之气，极适合文人雅士的静思。黑伯龙在这里不会寂寞，他对京剧、蚰蚩的爱好也不乏知音，他与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诗人孔孚等相交甚笃，精神世界愈加广阔。养蚰蚩与唱京剧的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休闲娱乐，还是净化灵魂，使精神得以安妥、宁静，进入纯粹的过程。黑伯龙山水画中高洁、纯粹、澄明的笔墨，如有天外仙山的飘渺之气，这多来自于画家的精神寄寓。正如陆游所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艺术之功，自然也在画家的地域文化、人文精神养成之中，其理为一也。

在此三地，临清流行的京剧，潍县之蚰蚩，都成为黑伯龙一生的爱好，这也是画家重要的“诗外之功”。

中国艺术精神本质上就是由老庄所推崇的人与天道自然的和鸣，在山野之中，在秋虫的鸣叫之中，皆传达着世界运动的规律，人与山水万物的和谐，也是人摒弃物欲，走向纯粹的过程。古人爱鸣虫，夏虫之清越，秋虫之凄凉，皆可为窗前枕畔的院内生活带来山野之气，心游千里，引发人之万千思绪。古人养蚰蚩，多为怡养性情，蚰蚩时鸣于田野，时鸣于废弃的院落，令人闻之而心动。这种心动一方面来源于虫鸣之纯净、可人；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自然永恒的感悟，闻虫之人不同，而虫鸣依旧，物是人非，难免有人生的回忆与伤感在。虫鸣的基调是伤感、寂寞的，但人心本来寂寞，有虫鸣在耳，于有慧心者则无异于洗涤心灵，净化身心所处的空间。有虫鸣的空间无疑有了艺术化的诗意，这是虫鸣于人的意义之本。

养蚰蚩之风，始于唐代，无论内宫后院，还是乡野山村，皆囚虫于笼，夜听其声。听虫鸣的大致起源，是宫女为寄托思乡之情，排遣内心的寂寞，这是一种艺术化的功能，闭上眼睛，听到熟悉的虫鸣，就仿佛回到家乡的柴扉，感受到熟悉而亲切的绿野之清香。鸣虫一生，不过百日，人虽精心蓄养，也难免常见其衰亡。人在一年之中闻其夏日激越之音，又聆其秋冬之凄切，一生如此，其意味也甚悠长，可寄寓心灵之悲喜。蚰蚩一生，夏日欢快清凉，秋日凄楚悲切，五更鸣虫，夏夜如水，寒夜漫长，令人易生人生苦短之感悟。待到来年，虽有虫声盈耳，此虫声却已非那虫声，年复一年，秋虫不尽如原上之草，而虫之一生却仅为草木一秋。正如庄子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想来人生苦短，却也如是。养蚰

蚰也有一种不公,那就是对鸣虫自由的限制,鸣虫离开田野,进入人工的环境,其状也令人怜悯;但反过来一想,人类如今也已离开自然之山水,在钢筋水泥之中生活,锦衣玉食,也有乐趣,想来鸣虫在室,受人供养,失去生存之艰辛,想必也有乐不思蜀者。这样想来,又有几分释然。

蓄虫听音,除却能追寻田野清凉之气,亲近自然,远离尘嚣污浊,尚可悟人生真意,达心底澄明之境。每日听世间靡靡之音,喧嚣浮躁,心中乱如麻,虫鸣清凉,使人心回归宁静,使灵魂回归自我,谁谓鸣虫之音微弱,其也有洞彻心底之震撼!黑伯龙画中所传达之飘渺仙气,笔墨灵透,气质高洁,其气息也来自于此乎?黑伯龙每年所养蚰蚰有数百只,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是为这些生灵喂食、饮水、洗澡、调理、擦罐、晾罐,至于在蚰蚰的和鸣中激扬笔墨,已经成为养蚰蚰之余事。他的山水状态自然、放松,没有什么负担,有非常纯净、高洁的内在气质,他表达的心绪确有虫鸣之自然生趣。西堂闻虫鸣,镜中白发生,人正沧桑,山水依旧,令人心思百转,人既与山水相融,则也明山水之质,知短促人生之理,写如此之心,则笔简意深,举重若轻,看似随意之间,而心境全出。

和中国画漫长的养成过程一样,养蚰蚰也是一个修养心境、提升境界的过程,这与武术、京剧等传统形式的修养过程是一致的。既已养成澄明旷达之胸襟,则画山写水,无不神采毕现。陆游诗云: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一个诗人仅仅通格律、有语言修养是远远不够的,诗之功在诗之外,在于胸中气之养,这与中国画何其相似乃尔!通向中国画境界的道路也在“画外”,以京剧、蚰蚰、武术等形式皆可洞悉其理,中国画之养成恰在茶、酒、京剧、蚰蚰等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在山林之间,此惟从西画中难以养成。如境界不逮,则养蚰蚰也易失却本心,流于其形,京剧变为表演,太极变成体操,惟有感知其心,经过深厚的积淀,褪尽铅华,方可悟其灵魂,知其意味。苏轼之文,醉时为酒,醒时为茶;梁楷之泼墨减笔,多由酒写成;郑板桥曾言,“酒能乱性,佛家戒之。酒能养性,仙家饮之。我则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可谓道出画外功夫之真谛,无论茶、酒、蚰蚰、京剧,皆可使人沉醉,沉溺过深则可乱性,又皆可养性,还是在于一个度的把握,在于心灵取向的正邪。养蚰蚰也可整日为利而来,争斗赌博,山水艺术也可沦为污浊之物,此中深意,不可不察。

再谈黑伯龙最爱的京剧。京剧是中国艺术中的

黄钟大吕,历史上的京剧大家,多善丹青,如荀慧生、梅兰芳、马连良等,而自徽班进京以来,中国画之名家也多爱京剧。京剧大师多年在唱念做打中浸润,感受中国式的写意表现,涉足书画,往往格调不凡。画家深入京剧,则感受京剧高度完美程式的启悟,融会贯通,易领会中国艺术精神之本质,京剧与中国画都是传统文化发展到巅峰的艺术话语方式。近代以来,京剧的表现形式已经近于完美,演员之一笑一颦,举手投足,唱腔之宏大精微,意味悠长,乃至唱词之文雅,脸谱、服饰之精美绝伦,都令人惊叹。京剧将人生之万象高度升华,雄浑处荡气回肠,妩媚处入骨入心,极尽艺术表现之能事,其艺术感染力可谓强大。更为可贵处,在于京剧中所深蕴的正气,即使如《牡丹亭》等情感戏,也纯净、优雅,有一种清正之气萦绕其中,令人听来精神为之振作,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惟京剧能之。昆曲虽高雅,但悱恻缠绵,阴柔太过。古琴寂寞,静穆幽深,似君子之致,但寂寥太过,偶尔听之可养胸中诗意,沉溺过深则感凄清太过,北方豪爽之士尤不喜之,情感细腻温柔者自当别论。

京剧本身就是大写意的艺术,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锣鼓粉墨中凝聚、扩散,有人生的苍茫深邃,也有终极的生命彻悟,一阙终了,余音绕梁。黑伯龙出生于京剧之乡,其父,其师、其友也多爱京剧,这构成了他生命中氛围浓郁的传统意味,在此中,可歌可哭,可以悲恸,也可长歌当哭,唱尽人间的沧桑,在京剧荡气回肠的历史烟云中,山水仍在,只是多了些沧桑深邃之气。对于中国的写意画家而言,理解了京剧的精髓,也就领悟了写意艺术的本质,京剧包容万象,既有豪放大气的阳刚之音,也有绮丽绝伦的婉约之声,京剧中有笔墨,有气韵,也有中国艺术的卓然精神。黑伯龙爱铜锤花脸,他与方荣翔也是好友,方荣翔秉承裘盛荣之气象,多扮廉颇、摇旗、黄盖、单雄信之侪,慷慨激昂,有壮怀激烈的豪情。黑伯龙之山水也是山水画中之净角花脸,正气浩然,笔墨间有山河苍凉之正气。京剧唱腔悠长舒缓,曲调激越而不失宁静,是对人生的悠长回味,也是对人生境界的修养。在喧嚣的当代,京剧被尘封,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今人已经在膨胀的欲望中失去心灵的平衡,已经很难进入京剧的意境。但回望京剧之美,往往彰显当代表演艺术之粗鄙,奈何流水落花,京剧在断裂的文化鸿沟前徘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貌似高雅的音乐厅,去听嘈杂的交响乐,与西方的交响乐相比,京剧纯净、宁静、高雅,是心灵与

人生之养,更兼其中那种文化的血脉,连接着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失去了这种关联,我们也似不知何来,不知所终。

在黑伯龙的精神历程中,鸣虫与京剧是一个基本的背景,他不爱酒,也罕为诗词,却爱清茶。茶之味也悠长,茶之韵也清爽,他的山水气质雄浑大气,很少有尘世的污浊,一切都澄明如许,如其所饮清茶之境。茶令人淡泊萧散,不似酒之令人沸腾,激情勃发,傅抱石先生无酒不成画,醉中往往进入仙乡,黑伯龙却唯以茶为酒,写来往往清明苍凉。况且。酒之激情挥洒,诗文之隽永深沉,在京剧中也有表现,尤其是黑伯龙所爱之老生,沧桑深沉,如陈年佳酿,京剧之唱词本身就是文质兼美的诗歌。

黑伯龙之山水,一望而知为齐鲁之士——阳刚,大气,爽利,积蕴深厚。从传统而言,南人之致,更似昆曲,或京剧之旦角,高雅柔美,人人肺腑;北人之风更如京剧中之花脸、老生,雄浑沧桑,视野恢宏。如今江南江北之画风渐难分辨,各地画家之人格气质也多有融会变异,诚可悲叹。人的话语方式、艺术面貌终究还应是人的精神气质的自然显现,南北之分,本来也是大致而言,况且,即使就画家个体而言,精神气质也是复杂的构成,即使如苏辛之豪放派,也有婉约之流露;婉约如李清照者,也有“死亦为鬼雄”等浩然之叹。但就大体而言,南北地域之风,终究判然有别,北人欲以南人之婉约立世,南人欲以北方之豪爽阳刚为旗,终究来得勉强,难入佳境。北方之寒林雪松,山风料峭,与江南之小桥流水,风花雪月,自会养成独特的地域气质,与地域之养交流融会,潜移默化,及至自然形成笔墨之气韵,这也是一种艺术的真诚。今人南北气质的交融,多非自然的浸润,常是刻意的摹仿,此为今人地域面貌淡化之悲哀处。

李成虽为皇室贵胄,但生长于齐鲁,笔下有寒林萧散,平野广漠,大有齐鲁之风。黑伯龙山水之感人至深处,就在于他体现了这种典型的地域文化之养成,他以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塑造了鲜明的齐鲁文化品格,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真诚。

构成齐鲁之士的基本特质,在黑先生的人与画中均有体现:其人格豪爽大气,淳朴而不失智慧,重义而淡泊名利,相应地,其画境自然飘逸,雄浑深厚,如泰山之雄浑。缘于黑伯龙深厚的平民意识,他多与朴素的民间之士情感沟通,那里面有朴素的真情。

在黑伯龙的晚年,他常带孙子黑天明到苹果园散步,路上偶遇牧羊人,他们也会主动打招呼,牧羊人问候一句,“老黑,吃了吗?”他们不知道这个朴素的老人是一位真正的高士,而真正的高士也一定与民间声息相投。对于艺术知音,黑伯龙从不吝惜自己的作品,他不问收藏者的身份,惟观其境界,对于沽名钓誉者,往往拒之门外。黑伯龙在生活中谦和淳厚,却天生傲骨,从不媚俗,他以一种高洁出尘的精神状态立世,喜助别人,却不喜为人助。当代有傲气之画家众,而有傲骨之画家希,此亦为当代之悲哀也。

山东画家并非处在真空之中,也受到京津、江浙、西北乃至欧美艺术的影响,但终究还要回到自我文化的表达,这在近现代齐鲁山水画的发展中,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关、黑二家,气象皆大,关友声厚重而拙朴,黑伯龙雄浑而神秀,皆得齐鲁士子之本。关友声好围棋、京剧,黑伯龙爱京剧、蝈蝈,几已成癖,此画外必为之乐事也,换言之,若无这画外情趣的滋养,也难有自由灵动的山水画境。

在绘画的初级阶段,须有一段艰苦的“画内功夫”修养阶段,及至画内之功得以初成,尤其是到了绘画的高级阶段,“画外功夫”方决定着绘画的情致、格调。凡有成就之画家,多有嗜好,这种嗜好不仅具有娱乐意义,可以缓解心灵的压力,释放情感,同时还是画家情致的主要来源,画以有情致为佳,无情致则索然无味。黑伯龙认为蝈蝈的鸣叫中有他的画,吴昌硕爱梅成痴,傅抱石有酒中仙气,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深刻反映了绘画艺术的养成规律。

黑伯龙的山水艺术为齐鲁大地所孕育,他的山水艺术能够绵延至今,持续发挥着影响力,除了缘自他自足、完善的艺术体系,还在于他对齐鲁艺术精神的深化与发扬。于中国画家,尤其是齐鲁画家而言,对黑伯龙精神内涵的挖掘与梳理,理解其艺术图像之后的精神指向,无疑有理论与实践双重的价值,这对于理解齐鲁艺术的内涵,重塑有意味的当代山水精神,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黑伯龙作为齐鲁山水百年来的杰出代表,用雄浑阳刚而不乏灵秀的山水气质再造了齐鲁山水精神,与李成、梁楷等先贤相比,更具健康明朗的时代正气。黑伯龙的艺术植根于齐鲁文化的沃土,根深叶茂,底蕴浑厚,已成为齐鲁绘画艺术的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刘德卿)